重建文学批评的坦率

□刘 火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即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10年，以“伤痕文学”开始，中国的当代文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期。在此期间，“反思”“文化寻根”“先锋”等文学流派摩肩接踵，成为这一期间的重要标识。而这些思潮和流派的背景和平台，则是搭建在文学批评之上的。或者说，文学的这种繁荣是与文学批评的活跃密切相关的。这10年文学的美好记忆与文学批评的美好记忆同构。因为无论“伤痕”还是“反思”，无论“文化寻根”还是“先锋”，这些词语的提出、指向和范围，大都与文学批评相关，或者说，这些词语的能指与所指，是由文学批评来建构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批评不再具有这种力量。我们看到的是，以程式化的论文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充斥和弥散整个文学领地，极端点讲，不是经常能看到文学批评的真诚、尖锐和个性化。再就是，进入到21世纪，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创作的生存和生产背景，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虚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虚拟社会是当代现实的结构时，碎片化成为了时代的表征，文艺批评如碎片一样与个性和品质相疏离。文学批评还能承担它应有的责任吗？或者说，文学批评还有没有它的地位？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有相同也有差异。相同的是，两者都需要某种理念、某种立场、某种理论框架。不同的是，文学理论着重其理论的建立、稳定和对一般性的指导；文学批评则重视创作的“当下”与“在场”，即文学批评的时间性和批评性。文学批评的时间性与批评性，尤其是批评性，是文学批评文本的重要表征。从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看，文学批评的时间性和批评性，其实是对某种程式化和某种预设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不是某种程式化和某种预设对某一特定的作品的图解。事实上，文学批评反对图解。在这一点上，马恩经典所论述的文学批评观，是我们共知的常识。

共产主义思潮与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时，工人运动领导者拉萨尔的话剧《济金根》应运而生。刚面世时，很快便引起社会不同阶层的关注。由于剧本的特殊和作者的特殊（即工人运动领袖和为工人运动所写），一直关注并不时指导工人运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介入了进来。马克思在伦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分别就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发表了不同意见。恩格斯说：“我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以非常高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作品。”马克思在后来还毫不客气地批评《济金根》的缺点在于“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弗兰茨·冯·济金根》是一部充满激情的诗一样的话剧，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初期或者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在工人中具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且具有相当造诣的美学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却以“美学的”与“历史的”要求来观察来认知拉萨尔的这一部话剧。也就是说，马恩既没有以预设的立场，也没有以“同人的”即党派的立场赞扬这部作品，相反的是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批评这部作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形成事物。”什么是“美的规律”？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件中提出两个重要概念：“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即由人的感性的充实与扩张，“席勒式的”则仅以时代传声筒来表达。而“历史的”则要求文学承担历史和社会的某一方面的责任。恩格斯对此说过，他“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因为“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对此，恩格斯进一步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就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政党的关系，提出一个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观点：“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坦率的。”这一观点表明了马恩经典作家和经典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尽管恩格斯以为，在有政党的前提下文学批评应有其政党“本身的利益”，但批评必须是“坦率的”。所谓“坦率”，就是当尖锐得尖锐、当批评得批评，而不是一味地附和某一创作成就、创作倾向和创作流派。批评之中，创作没有三六九等，更没有特权。包括批评的一语道破同样如此。当我们用这一文学批评观来看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时，就会发现，文学批评除了程式化之外，呈现的温吞水似的、无关痛痒的、大致近似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习惯，几近政策的图解，成为文学批评的大观。从批评的缘由到批评的文本，根本谈不上“坦率”。由于缺乏真诚与恩格斯所提倡的“坦率”，文学批评失去了“美学的”与“历史的”高标准。至于那些朋友之间相互捧哏的文学批评，更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这一现象，只要我们翻检国内主要的文学评论期刊，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整套所谓的摘要、关键词外，几乎看不到马恩经典所说的那种“坦率”。如果说期刊由于发稿周期长，期刊又以文学理论见长，不足以应对电子碎片化时代带给文学的碎片化总体面相，那么对于可以应对这种碎片化时代的报纸类和网络类的文学批评，同样缺乏足够的真诚、尖锐和坦率。没有“坦率”便没有个性，没有个性便没有批评。事实上，文学批评的“坦率”和个性涉及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话题：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属品。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文体，作为与创作相反相成的文体，有些时候不仅不是附属品，而是参与了创作，或者说与创作同构，并一同见证文学的繁荣。于此，举个例子。澎湃网的“上海书评”有一Logo：“纽约有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伦敦有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海怎能没有Shanghai Review of Books？”为什么“上海书评”会写这一句广告语，那是因为《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书评版，不仅是某一部著作、某一种思潮的风向标，而且有可能指引和带动某一种创作流派的形成，扩大某一创作风格的影响。而这些书评是“即时的”、“批评的”，重要的是“坦率的”。没有这种即时的、批评的和坦率的，无论“纽约书评”还是“伦敦书评”，抑或“上海书评”，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不可能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经久不衰。批评的原动力、批评的美学趣味、批评的社会价值取向，来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本身的规律。说到底，文学批评的责任，不应来自政策的要求，也不应来自口号的预期，而是来自文学的最高理想。就某一个个案的文学批评文本来讲，更应该来自文学批评自身的“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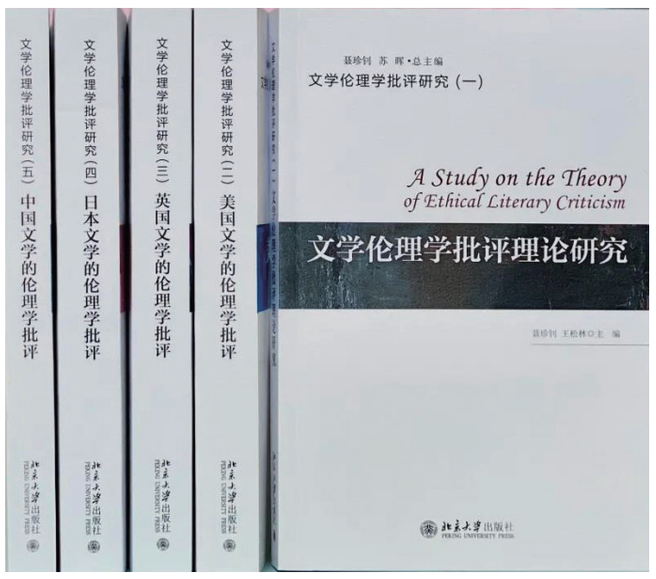
没有批评和坦率，我们很难看到创作的真实状态和想象空间。2013年出版的《繁花》（金宇澄）和2019年出版的《云中记》（阿来），虽然一面世便受到关注，但关注点却往往同一。《繁花》的旧式文本（话本）与新故事的嫁接成为批评的关注点，但对方言建构的新文本以及市井人生与人的命运在历史的纵深面的关注与反省，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批评。《云中记》关注地震的灾后重建的物质角度，但对宗教（藏地的本土宗教）在灾后重建中的潜影响和潜力量的关注，显然是许多批评者不愿触碰的，而这说不定才是这部小说美学的和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坦率批评的缺席，不仅让文学创作有可能陷入一种自我满足的怪圈，同时也让文学批评处于一种程式化的没有主见的窘境之中。

这样看来，“重建文学批评的坦率”，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题，更非一个伪命题。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管窥

□栾 栋

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派给学界建构了一个旨深意远的文学理论体系。聂珍钊与苏晖为总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五卷本著作，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该学派的这个重大成果抓住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吃紧的核心点，即文学与伦理关系中本真的规律，值得称道。



深谙规律大于思潮

聂珍钊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这套《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阐发和证实了这个观点。该定义不仅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即抓住了文学内在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揭示了文学与伦理道德之间本真的规律。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揭示的规律有三个原理：一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解决人的形式问题”；二是伦理选择，“伦理选择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三是科学选择，“科学选择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三种选择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但是从全人类发展的方面讲，各有其对应的时间段。自然选择与类人猿到智能人进化的阶段相对应，伦理选择是人猿揖别后原始文化向文明文化以至今天的发展阶段，科学选择是人类的未来发展阶段。这套书以深切的笔触，刻画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凭借宏大的视野和富若府库的文本细读，展开了对文学的深度解析。聂珍钊与王松林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是对上述三大规律剀切的学理阐释。苏晖主编的《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李俄宪主编的《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和黄晖主编的《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各从相关国别文学的深度解读方面，把文学伦理艺术的规律揭示得相当清晰。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整个文本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看点，那就是对古今中外文学及其伦理意蕴的圆观宏照。几位杰出学者对各国文学思潮的扫描，真正做到了摘其大要、萃其精华，扬清去浊的功力见诸字里行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这样一个学术道理——规律大于思潮。近100多年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均以思潮见长。即便是哲学，要么束缚于主客认知藩篱中的自我主义言说，要么裹挟于诗性思想或非理性的无端崖大潮。文学更不待言。西方文学如江海横流，向世界各国漫延。如何深层次地吸纳和融解乃至改造这些思潮，如何擘肌入理地研读外国文学，始终是摆在我国学人面前的大课题。聂珍钊及其团队成员从文学细读和理论钻研的结合方面，完成了其创造性的建设，具体地讲，是从现象追踪内质，进而提炼抽绎理论，并由此把握思潮所掩盖的规律。

如果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最成功的经验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审读文学文本以探求其伦理学批评的规律，根据文学规律去吞吐和消化文学思潮。深谙规律大于思潮便是该派学人成功的奥秘之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就是该奥秘的理论结晶。

重申文学伦理的权重

近代以来，道德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道德经脉的伦理也一度在全球范围内被淡化。虽然西方高校也有一些伦理学的声音，然而居多的仍然是宣讲资本世界的观念。人世沧桑，道德式微，真正的伦理思想也成为文教的花边点缀。这里说的提升文学伦理的权重，正是缘于100多年来世界性的人文蜕变。

如果说谈文学道德成为西方文艺领域的“笑料”，那么严肃的哲学家们也多少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舍勒、韦伯、罗尔斯、勒维纳斯等社会伦理哲学家，几乎对文学艺术没有产生直接介入性的影响。间或有个别文学理论家做过伦理学批评的努力，但大都是局部评述或对具体文本的解读，本源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付之阙如。社会的良知缺失，人们的脸皮变厚。文学原本涵摄的那么一点道德意蕴备受质疑。好文学缺少应有的得力的伦理支持，坏文学在社会各个方面泛滥成灾。文学理论本身的失职很值得人们深思。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遑论引导文学。

伦理修养是文学人灵魂的夜行灯。文学家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臻于上乘而不沉于下层，有无伦理学批评的意识确实关乎创作的成败利钝。批评家是否能秉持伦理学批评立场，也是衡量其理论造诣高下精粗的尺度。苏联的国体持续了70多年，一朝崩溃，划一性的文学理论积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之倒塌。当年曾有那么多的理论家，发表的著作车载斗量，此刻仍留存着影响的所谓成果少得可怜。反倒是大半生沉陷于流放和冷藏中的巴赫金，一旦透光，立刻被东西方学界广泛认可。他的文学研究既有创新，也有人文深度，而且有伦理正气。他的诗学思想卓然一家，除理论开掘戛戛独造之外，伦理大旨渗透在字里行间。狂欢节思想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复调艺术把多元合成的观念发挥到时代的高度，而其对话理论实际上已经拉开了邀请他者入围的序幕。作家也是如此。索尔仁尼琴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也是一个怪人，是一个在什么体制中都不满意和不自在的天才异类。他在苏联揭露国家社会不自由，到美国谴责美国民主很虚伪，晚年返回俄罗斯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了俄罗斯。这个刁钻古怪的作家，似乎与世界很不协调，其实于道德正义处颇有童心。太阳有黑子，赤子心里也有阴影，索尔仁尼琴不是完人。他报复，偏激，嫉妒。因肖洛霍夫批判过他，他也以激烈的方式攻击肖洛霍夫，污蔑后者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其他作品都是剽窃他人之作。肖氏遗失的手稿于1999年重见天日，确实令索尔仁尼琴无地自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尺度是严峻的，是各类标准中不可掺假的尺度。作家、作品、团体、社会、国家、世界，都不能逃脱这个尺度的衡量。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有无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意识非常重要，有此观念，各种思潮不至于江海横流。一个世界或一个时代，倘能产生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术体系异常难得。有此规范，众语喧哗不致流于恶浊泛滥，极权主义、唯道德主义、极端自由化因此而有了相形见绌的借镜。在世界文学去道德化的大趋势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不啻鼓舞人心的信号，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家力挽狂澜的担当，而且也是国际范围内道德重登文坛的一个标志。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次壮丽的日出。

作者的胆识才气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作品文本先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须与作品阅读密切结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来说，文化良知、思想观念和学术理性与文学活动交织渗透，不仅难分轩轾，有时还比创作先走一步。此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学人的品学资质参数。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伦理学化了的文学批评为基准，这个标准不是只针对文学界的他者，首先要检验的是以此为圭臬的批评者自己。在这方面，聂珍钊和苏晖以及该团队的学者们，用品性修养和学术精进给学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对象是带刺的玫瑰花。这样的文学批评利器难免会让被批评者不快。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批评者自己是带刺的紫荆冠。这顶花冠是用荆条编织，戴之必然受刺，批评者自己最有体会。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历史是带刺的考古探条。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估，必然会对彼时的评判给予还原和更为客观的美刺。文学伦理学批评所面对的这些人文考察，首先便是对批评者自身的考验。一众学人在这方面的识见、勇气和担当殊堪称道。

识见需要学养才气，也需要胸襟胆略。敢于直面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的僵化局面，是需要胆魄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畏的，逆其势，不亚于在举步维艰的莽林中穿行。在西方文艺界像魔幻钢琴狂响不已之际，文学伦理学批评敢于给乱象丛生的危局，画出而且持守一种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底线，其勇气很值得追仰。文学伦理学批评敢于抗声直言，疾呼伦理学批评才是文学的本质，这又是何等的胆气？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天地的一束亮光，是诗学领域的一座灯塔，其理论成就对社会相关方面的贡献相当出色。同时我们也看到，该学派可开发的空间仍然非常广袤。还有许多后续性的问题可做深入研究。诸如，语言哲学转向后的灵魂出窍是否有待招魂？在本体思想与主体主义都有成为权利话语或狂人托词的趋势下，批评性的思考能做点什么？在科技选择和选择后的时代，人类归宿何处？这些问题都提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议事日程，而且都有开发价值。人类的命运坎坷，道路漫长，但是前景光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亦然。

广 告

粤港澳大湾区

文學評論

国内统一刊号：CN44-1748/I 主编：贺仲明

二〇二〇年第二期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治国理政与新时代的文艺功能——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政治维度… 蒋述卓 李 石
前沿观察
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观念的调整与创新… 王兆胜
思想圆桌丨高科技与文学
重返空蒙：世界图景转换与文学嬗变 … 耿传明
近代文学中的“科学”…… 李开军
中国现代文学科学题材叙事的“科学之难”主题 …… 黎保荣
半张脸的神话——科学与文学关系之迷思 …… 陈若谷
粤港澳文学瞻巡
抗战时期香港文坛的两次论争…… 古远清
房间有了，房子还没盖好——论周洁茹的小说创作 …… 刘 俊
南方有嘉木：九十年代以来广东新诗观察 …… 杨汤琛
非虚构文学研究
“非虚构”的十年讨论与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 …… 刘 浏
观 点
文学是有价值生活的美学化与象征性实现 …… 徐肖楠
文学现象扫描
学者散文：重回“显学”话语的可能性 … 吴周文
文学的“减法”与“加法”——兼论先锋小说以来文学创作的哲理化倾向…… 于京一
类型文学的位置、边界与意义——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角度…… 李德南
作家作品评论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与叙事传统…… 郭冰茹
才子佳人故事的另一种讲法——论《白门柳》对《影梅庵忆语》的颠覆性书写 …… 陈淑梅 刘卫国
论当前乡土文学中的村干部形象及其政治内涵——以贺享雍等四川乡土作家创作为中心 …… 向 荣 陆王光华
绘制草原心灵秘史的美学图谱——论千夫长的草原系列小说…… 杪 椤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告别废墟，木棉花开——论陈谦小说文本的情感结构…… 王文胜
网络文学观澜
文学天空与现实情怀——从作品到现象看网络文学生态…… 马 季
会议综述
努力建设新时代文学理论创新和观念变革的前沿阵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创刊编委与专家座谈会综述

定价：25.00元。订购电话：(020)38486965，13711361858。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52号广东省作家协会。邮编：510635。电子邮箱：ygadwqwxpl@163.com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21年第2期目录
华语作家访谈录
读者比我想象的要保守——马家辉访谈录 …… 马家辉 朱又可
重金属 夜酒馆 …… 胡学文
小说观：小说的光芒依旧 …… 胡学文
锐小说 西湖水怪 … 王若虚
口袋子 …… 武 歆
洛芙特 …… 周洁茹
新力量
主持人语：向下“开掘”的努力 …… 徐晨亮
故事大王 …… 杨知寒
失眠 …… 梁宝星
鱼王塘传说 …… 于则于
小长夜 …… 杨 萌
评论者说：讲故事与设谜题 …… 黄厚斌
实验场
一篇由三则评论拼贴而成的小说 …… 徐清松
散文坊
养一只美狐 …… 江 子
野性高原 …… 耿占坤
言之宴宴 …… 鄞 珊
海外·华语作家
鸟群远去的海滩…【美】凌 岚
新批评
主持人语：纯文学是以往所有世界文学经典的总和 …… 贺绍俊
黏合碎片，再造宇宙——从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谈起 …… 王威廉
碎片化时代长篇小说的可能与空间 …… 刘 火
外一首
蒲 苇 郑 懿 箫 佚
冯书辉 侠 子 王俐才
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

延河 上半月刊
2021年第二期目录
总第679期
杂志公众号
中篇小说榜 目击证人 …… 芦芙荭
梅瓶 …… 汪忖芝
短篇小说榜 北斗岛的舞会 …… 朱斌峰
秘密 …… 王二得
麦村人物三题 …… 王 选
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征文作品选登
文学命途：柳青 …… 和 谷
无手之战 …… 邢小俊
叶的遐思 …… 刘尚海
《叶的遐思》后记 …… 刘尚海
延河讲坛 解析现代汉语诗歌的十二个剖面 …… 霍俊明
新诗经 深山寻兰 …… 林典鲍
石头叙事研究 …… 阿 翔
草木有言 …… 张映姝
空房间 …… 李章斌
乡村帖 …… 千 野
从七月的盛夏说起 …… 闫 秀
星辰 …… 林育辉
秋辞 …… 曹 帆
文学观察 语言快感与人性之真——陈红《海马不是马》读后记 …… 宋宁刚
精神格局中的中华山河——杨海蒂《走在天地间》的艺术特点 …… 王克楠
返朴归真的诗意和人生——《和谷诗集》阅读随笔 …… 王可田
新翻译 匙河集 …【美国】埃德加·李·马斯特斯 金 水译
邮发代号：52-6 全年12期 定价：15.00元 全年定价：180.00元
地址：710001，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83号《延河》杂志社
投稿：yanhexs@126.com(小说)，yanhesg@126.com(诗歌)，yanhefy@126.com(翻译)，yansw@126.com(散文与评论)